

无论世界多么芜杂
心的深处总有一片
安宁之地

人世间的希望
都将从这里生出

疯

西元 著

园

非外错

最近
学在场力量

疯

HOUSE
OF MADNESS

园

西元
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疯园 / 西元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218-12646-3

I. ①疯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5295 号

Feng Yuan

疯园

西元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马妮璐 刘宇

责任技编: 周杰 易志华

装帧设计: 广岛 (@广岛 Alvin)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4.5 字数: 144 千

版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目 录

疯园 001

壁下录 068

十方世界来的女人 126

黑镜子 180

疯园 |

一

深秋冰冷的午后，我来到办公楼十三层大窗旁，侧脸向下望去。苍灰色天空漫漶出淡白的光，让我的脸一半明亮一半黯淡。

经过一中午的挣扎，我异常疲惫和恍惚。眼前尘世间的景色变成了一幅无声无息，且十分陌生的画。画面很真实，却又不知在哪里有道裂缝，仿佛一下子就可以撕开。一团团可怕的黑暗从缝隙中洇渗出来，墨汁似的，把世界染上一层令人隐隐不安的颜色。

我木然推开窗子，一股寒风吹在脸上。我竟然很认真地在思量，是否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那样的话，随着砰的一声，我会砸在下面的水泥地面，血肉飞溅，扭曲丑陋，从此也就不再受那大恐惧的折磨了。

二

这个夏天炎热、鼓噪、憋闷，我真不知是怎么扛到现在的。

我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处长，四十来岁，主管某领域的综合计划工作。这个领域涉及很广，几乎遍布全国。所以，不用说也知道，这个处很重要，是核心中的核心。

我大学是学数学的，农村出来的孩子，三十岁之前没有什么抱负。上大学时，想着能在县里高级中学当个有编制的数学教师就很不错了。大学毕业那年，交上好运，被招进某研究院的财务部门当会计，一年不到，被调到党委办公室工作，写了几年材料。后来，又被指派去了科研处，负责整个研究院的科研工作。

老实说，那些年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有什么出息。在这个城市，两眼一抹黑，活得战战兢兢，能落下脚，不回农村老家，下一代也能成为这个大都市的人，就很不错了。

三十出头的某一年，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选调进这个核心中的核心，先是普通科员，后来当上副处长、处长。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，先是单位给了一套不小的房子，地处二环附近，无形当中我就一下子有了几百万元家产。然后，是无穷无尽的饭局、光怪陆离的阿谀、天文数字的好处……

但是今年夏天，一切都戛然而止。一手将我提拔起来的老领导被双规。当时，正开着很重要的会议，在全体干部的注视下，他被纪委的人叫起来，抓住双手带离会场。

三

我的办公室仿佛是暴风骤雨中心，坐在椅子上，觉得周围时而陌生，时而扭曲，似乎有无数股巨大的暗流在这里交汇、角力，突然响起的台式电话机会把我吓得一哆嗦。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振动也关了，麻木地盯着手机屏幕亮起，显示一个个号码和名字，却连一个也

不接。直到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过去，才挣扎着打起精神，挑选一两个绝对必要的号码回过去。

我负责的工作还在艰难地推进，似乎有一线希望。侥幸和惶恐仿佛一台绞肉机上的两片刀刃，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，一会儿在冰窖里，一会儿在钢水里。在无数个夏天灰蒙蒙的早晨或潮闷的夜晚，我都会预感到有一个电话将把我叫去，或者有人敲开我的家门，把我带走调查。

不久，我开始严重失眠，每当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睡意，马上会有个声音冷冰冰地在黑暗角落里说，可怕的事情将要来了！然后，我会被瞬间惊醒，思绪像脱缰的野马，混乱地思考下去，完全不受控制，也不能阻止。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整夜或一个白天，直到彻底筋疲力尽。

不知你们遭遇过这种情况没有，莫要说一年两年，只要持续个把星期，最长一个月，一个人就会完全垮掉。这种恐惧是如此的强烈，以至我不知道它将从何处向我袭来，因由何事而起，怎么去消除它。我无法阻止这个狂乱的东西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像一个完全被摧垮了的人，无力作任何反抗，然后被丢进冰冷幽深的湖里，下沉，看见清晰的景物逐渐地摇动混乱，又无法发声，不能求救，这时，从湖底蹿出一个庞然大物，力大无穷，搅动得天翻地覆，一口把我咬住，拖入淤泥。

四

我站在楼第十三层的走廊大窗旁，望着雾蒙蒙、空荡荡的城市。此时，心像冬天的湖水一样平静，暂时没有被恶鬼追逐，或者精神崩溃，或者混乱迷狂，或者颓废厌世的感觉。我竟然生出悲喜交加的情

绪，于是，就把一只脚迈上窗台……

不远处的电梯响了一下，门轻轻打开，走出四五个其他部门的人。我慌忙伸出手，在皮鞋尖上轻抚，装作擦去那并不存在的灰尘。

我愣了许久，然后走出大楼，开上车子，一直向北，来到一条叫清河的河边。我记得那里有一家安定医院，坐落在河边密密的树林里。这一带过去很荒凉，附近没有居民区，一到夜里，没有灯光，没有人影，只有旷野里传来的轰隆声。

河岸边，有一条小路通向树林深处。我丢弃车子，徒步走了进去。尽头，是一扇铁门。

我站住，心想，是否决定了？当我走进这道门后，就彻底地与这个世界划清了界限，从此，不再有提拔的希望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出局了。在众人眼里我变成一个病人，一个陌生人，一个可怜人。

我回头望了望，背后是苍灰色的天空，半干涸的河水，没有一点生气，一阵大恐惧袭来，惊得我的脊柱猛然战栗。没有任何选择，回不去了！停了半刻，我轻轻一甩手，仿佛把世上万千烦恼抛在身后，毫不犹豫地穿过那道铁门。

五

迎面看到的是一座五层的红砖楼，看样子建于半个世纪前。我惶惑不安地想，不知多少疯子在这里生老病死！

我坐在一个男医生对面。他看起来比我大一些，五官端正，面无表情。一般来说，性命垂危的病人去找医生，都非常脆弱，渴望得到善意、关怀、安慰。反观医生们，多是一脸漠然，让病人觉得自己在他们眼里，比一只虫子还无足轻重。

男医生扫了我一眼，仿佛从脸上就看得出我是否有病，然后，轻

描淡写说道，到二楼去做个测试，看看结果再说。我迟钝地站起身，一时间很失望。

我做了大概一两百道选择题。题目挺古怪，比如，看见美丽的异性是否会产生欲望？是否会觉得有人在你身后吐痰？是否感觉脑子里有异物，比如窃听器、钢针一类的东西？总之，这类题目五花八门，越做越让人害怕。

坚持着做完了。期间不时会有一阵窒息感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我把答题卡递给护士，她将卡片放进一种类似影印机的机器里。片刻，机器显示了一组数字，吐出卡片。

医生看了看那几张纸，沉吟片刻，对我说，过会儿再去做一下脑核磁和血检，如果没有物理病变，就基本可以确诊，你患的是中度精神抑郁症，是属于……

医生的话还未说完，走廊里传来一声尖厉、痛苦，但更多的是愤怒的喊叫声。一瞬间，我心底空荡荡的，不知这是哪里，在干什么。我和医生对视一眼，走到门口，看到不远处诊室里冲出一个白发苍苍的瘦弱老人，喊着，老人家啊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，现在都是什么世道了呀！老人一头白发，眼光毒蓝，怒火冲天。四五个身材高大，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严严实实地抱着他的腰、腿、胳膊，企图制服他。

但狂怒状态下的老人竟然力大无穷，疯狗一样凶狠抓咬阻拦他的人，一下子就挣脱了。他操起放在楼道里的暖水瓶，高高举过头顶，眼睛血红，用高亢的声音喊道，你们这些所有坏蛋中最坏的大坏蛋们！边喊边把暖水瓶砸向医生，只听一声沉闷的巨响，暖水瓶在医生脚下炸裂了，冷冷的走廊里腾起水汽。老人轻快地猫下腰，又抓起一只暖水瓶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医生从后面拦腰抱住了老人，把他扑倒在地，其他几个一起扑过去，压在上面。老人用拳捶打着地面，声嘶力竭地反复叫喊，我和你们誓不两立，誓不两立……

这时，有个小护士跑过来，把一只黑色的东西递给压在上面的医生，医生试了一下，原来是高压电击器一类的东西，然后使劲按在老人肋下。老人抽搐一下，但令人吃惊地并未受任何影响，仍在一声接一声地喊叫，虽又被电击了好几下，却异常顽强地坚持并号叫着。后来，医生将他按在地上，扒下裤子，在他干瘦的屁股上，狠狠地打了一针。三五分钟后，老人安静下来，目光呆痴地趴在那儿，像要睡去一样。年轻医生们这才爬起来，一个人身上满是暖瓶胆的水银碎片，浑身湿透，其他几个人的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也都有被抓破的血痕或咬出的青紫痕。

老人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。一个壮实的医生很轻松地横着抱起他，消失在走廊远处。老人在医生的怀里显得很瘦很小，像条老得快死掉的狗，这让人又一次惊奇，这样一个躯体里竟还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力量。

我懵懵懂懂地回到屋里，坐下，努力地回忆这是哪里，是在干什么。我迟疑地问，我也有可能成为他的样子吗？医生司空见惯地笑了笑，说，不会，他的病属于精神分裂症，而你的病，不必害怕，属于心境障碍。我问，可我刚才却分明觉得只差一步之遥。医生想了会儿，说，精神分裂症是一个人丧失了理性，他的精神世界没有逻辑，没有因果，一句话，是支离破碎的，而你呢，理性还健全。

六

我很怀疑这个医生是否理解我生不如死的痛苦。

我拼尽力气，说道，我已经不知多少次走到办公楼十三层的窗前，死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事情，也不是最后的界限。

医生静静地看了我一小会儿。我盼望他听懂了我的话。

医生道，每个来这里的人，最终要做的并不是治好病，而是重建自己的世界。你得牢牢记住，一切要靠自己，除了自己之外毫无办法。

我突然喘不过气来，因为此时处在最危险境地的就是“自己”——他已经不能思考，已经临近崩溃，已经生死一线，彻底无法自救，只求通过自我毁灭来寻求解脱。

我紧张地望着医生的眼睛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医生避开了这个话题，身体前倾，脸接近我，柔和地说，在这里，我们不审判你的所作所为，无论你觉得自已犯过多大的罪行，都会得到宽容和理解。我们也不把任何对与错强加于你，只希望这里是一片土地，而你，是一粒种子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生长。

他向后靠在椅背上，笑了笑，说，这一点也不难，你要做的，就是放下一切虚妄固执的念头，像个新生婴儿那样成长起来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猛然间泪流满面，跪在水泥地上，把额头压在医生的膝盖，浑身剧烈地颤抖。医生拍了拍我的肩，道，你看，你会哭，说明你有感情，你渴望新生，这就是希望啊！

七

于是，我就决定留下来。这天里，还发生了一些琐碎的事情。比如，下午，大吃一惊的妻子赶过来。她眼睛通红，鼻尖冻得粉红，很难过的样子。可是在她的目光里，却有一丝害怕、恐慌，仿佛看着一个很陌生的人，更确切地说，好像看着一个将要不在的人。我漠然地与她对视，心里空虚，暗想，那个她熟悉的，曾经与她过过苦日子的男人，似乎真的，死掉了。

我坐在一张白色病床上，望着窗外。地平线上有几座特别巨大的建筑物，告诉我，城市在远方。

有个个子不高，身体粗壮，头发略秃的男人很有精神地走进来。他是我的室友。他和我一样，穿着病号服，外貌很普通，看过一眼，很难留下什么印象。我摸出一包烟，放在嘴上一支，也递给他一支，点上。他用手指敲了敲我的手背，道，好烟啊！在哪儿高就啊？

他是一个远郊县某局的副局长，也是公务员。彼此熟悉是件好事，可我却很不自在，他让我又记起了过去的生活。他兴高采烈地吐口烟，说道，局长刚调走，县里有个很大的规划要批下来，我马上要回去担起这个重担。你看，老领导很信任我！

我困惑地看着他，心想，谁会把重要的事情交给精神病人去做呢？

同屋和我聊了几句，煞有介事地出去了，仿佛要去办要紧事。这时，手机响了下，某个新闻客户端推送一条消息，又有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员自杀，有跳楼的，有投河的，有上吊的，说是生前患抑郁症。而且还有专家建议，这些人死之后，对他们的调查不能终结，不能一死了之，要将贪污的财富彻底追回，对人民有个交代。

我眼前一黑，许久才艰难地喘口气。又一个我的同类死掉了，完蛋了。

我默默关上手机，再也受不了外面世界对我的恫吓了。从此彻底断绝一切联系。

八

有一种治疗方式是吃药。这是种粉红色的药片，菱形，上面压着三个英文字母，中文名字叫百忧解，还有其他几种叫法。我身边的大部分病人都选择吃药，我也吃过一两回，药下肚后特别能睡，人很迟钝，像傻子一样。我暗下决心，除非熬不过去，否则，绝不碰这些药。

还有种方法是倾诉。五到七个病人结成治疗小组，一起活动，一起倾吐心声，有个主治医生带着。经常会听到五花八门，且很怪诞的事情，初听时有点吓人。

第一次上课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在一间类似于教室的房间里。屋子墙裙刷着淡绿色的漆，有些地方因为年久翘起了皮。棚顶垂着两支日光灯，落了很多灰，挂灯的线上隐隐可见蜘蛛网。有点冷，大家坐在小板凳上，围成一圈。

第一个讲话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姓赵，是个瘦高个儿。当然，我还会提到几个人，您记不住也没关系，他们大多无关紧要。

此人年轻时在某工厂上班，十多年前下岗，谋过各种生计，比如往朝鲜卖过家电，在批发市场倒过服装，在邮市鼓捣过邮票，都没挣着多少钱。两年前，又不幸在股市上栽了大跟头，半生积蓄一夜亏空，还欠下不少外债。不过，据他自己讲，从今年春天起，他重新振作起来，写了十几篇小说，某大导演已经找过他，要投资亿元拍电影。

他讲话时低着头，浑身紧张地颤抖，食指使劲划着膝盖上的布料，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痕。突然，他特别气愤地说，我媳妇真没见识，我只买了十几套名贵西装就把她吓坏了。要办几亿元的事情，没像样的行头怎么行？

接下来，是个来自山区的中年女人，显得挺苍老。因为生了个女儿，婆婆和丈夫对她很不好，岂止是不好，差一点死在他们手里。比如月子里没人照顾，她只好爬下床，咕咚咕咚地喝水缸里的凉水。比如丈夫会把她和女儿用电线捆起来，然后抡起军用宽腰带就打，原因可能仅仅是从饭里吃出一只虫子，或女儿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。

这几年，女人说自己经常看见观世音菩萨。菩萨给她讲了许多道理，也教她做过一些事情。有许多次，她亲耳听见菩萨说，她是大梵天七界天女下凡，在人间的苦业已尽，马上就要回上天享福。还有一

次，菩萨给了她一件美艳绝伦的衣裙，是天女朝拜王母娘娘时穿的。于是，她把衣服套上身，兴高采烈地在镇子上走了一圈。这样，镇子上的人从此认定，这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是彻底疯了。

女人痛哭流涕，浑身哆嗦，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儿接着开了腔。他是个北漂，混迹在中关村一带，攒电脑、倒水货手机、修理硬件，连蒙带唬，有了几万元积蓄。一年前，交了一个女友，为她花光了所有钱，女友却跟一个在北京有房子的老头儿结婚了。他找上门去，打伤了女友，被拘十五天，还要赔偿一笔钱。

小伙儿狠狠咬着牙，说，看吧，这贱女人会后悔的。我找到活儿干了，卖肉包子！娘给了我一个做包子的秘方，祖传的。不出五年，我要开连锁店，等过十年，我三十五岁的时候，我就能成为千万富翁！到那时，她白给我睡，我都不睬她。

小伙儿上身蜷起，胸口贴膝盖，浑身紧绷，脚尖抖动，眼里满是凶光，像一条要发动攻击的狗。可是，怎么说呢，我在他的眼神里，却分明看到一股隐隐的迷惘、绝望。

九

这些事情并不稀奇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听过。可是现在，却有莫名的惊恐。过去，我是个局外人，自认为理性健全，对那些疯子有优越感，有审判权。此时，这些界限没了，我失去了判断力，并且有朝一日还有可能变成他们那个样子。会这样吗？

快轮到我，可我却不知该说什么。又一个年轻人开口了。他满脸稚气，身材高瘦，有点不健康的苍白，还不完全是个成年人。他高中时学习不错，高考之前却意外地精神崩溃，再也无法面对任何考

试。之后，他做过一些体力工作，比如在搬家公司、工程队干过，但因为身体还没长成，没干多久就被赶走。最后一次是在做皮鞋的小厂子里，在流水线前，他望着密密麻麻的半成品鞋子，突然感到头晕眼花，浑身出冷汗，从此再受不了任何刺激。

这几个月，他觉得有人在他脑子里装了窃听器。这个东西在靠近耳朵的地方，发出轻微的振动。

我身边是个女性，三十岁出头，看上去胖乎乎、白净净的，挺怕冷，即便在室内，也紧裹着乳白色的羽绒服。她把手握在胸前，犹豫地端详着自己白嫩的手指，迟迟不说话。

她是某国企财务出纳，大学一毕业就到了那里工作，生活一直很安逸。在别人看来，她是个很有福气的女人，无论从面相上看，还是从她实际生活来看。

在别人看来，她文静、随和、单纯，生活一直波澜不惊，只要她愿意，直到老死，也会如此下去。可是有一个冬天早晨，她路过大院子里的花园去上班，有两只没人管的土狗在雪地上做交媾之事。四五个男孩子不知从哪里冲出来，操着棍子，把两只狗打得惨叫不已。一只狗被打瘸，没逃掉，被孩子们打死了。

她在远处愣愣地看着，雪地上丢着狗尸，头部流出一摊血。不知站了多久，有人打电话她也不接，直到下午，居委会找来了她的家人，才把她从痴迷中解救出来。从那以后，她很少说话，总是呆呆地坐着，经常把财务账目搞错，险些捅出大娄子。

她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她说她的世界似乎什么都没变，只是多了一种颜色，是恐惧的颜色，说不好是黑色，还是红色，或是紫色，虽说只有那么淡淡的一层，却彻底让她痴了。有一种持久的，像钝刀子一样的惶恐尾随着她。

我是在毫无防备之下突然开口说话的。

我说，我是一名公务员，当过不大不小的官，前不久，老上级被双规了，组织上正在调查我。我承认，我做过不少严重违纪的事情，前途肯定是没了，还会坐许多年牢。简单地说，我完蛋了。

这是我想说的话，可说到一半，也就是说到组织在调查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恐惧。在惊恐万状之中，我觉得我被打碎了，被连根拔起，一切都没指望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后半辈子都会在这种“完蛋了”的情境之下过完，直到进棺材，直到进焚尸炉。那个“完蛋了”和死一样可怕，是一扇黑色的闸门。

只在一瞬间，我就改变了念头。我说道，我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我将要和大家一起努力，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健康起来，以良好的姿态回到工作岗位，明天充满希望！

说完之后，我浑身冷汗。我知道自己在胡扯，却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暂时安全了！

十

时间一到，我急不可耐地出了屋子，站在打开的窗子前透气。我按捺住惊魂未定的心绪，摸出一支烟，对着窗口吹进来的冷风长长吐了口气。

正巧我的同屋也刚从另一间屋子出来，笑道，第一次上“互助组”的课吧？我一脸困惑，他解释道，这里的病人把一个治疗小组称为“互助组”。他又说，第一次上这种课大家都不适应，没关系，以后就没事了。

老实说，我不太愿意和他谈话，不是因为他总让我勾起过去的记忆，而是觉得他比我更危险。他拼命地想让自己正常、健康起来，而且使劲地表现出热情、希望，可我预感，越是这样，越适得其反，因

为问题不是出在这里。

我递了支烟给他，便沉默不语。他有种场面人士善于察言观色的本领，三口五口抽掉了烟，然后满脸堆笑道，那您忙吧，我还有事，不奉陪了。说罢，哈着腰，退后几步，小跑颠着走远了。

在他消失掉的走廊拐角，出现一个瘦高的女人，穿着病号服，头发蓬乱，神情憔悴。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，便多看了几眼。她似乎在顾着别的事情，一直盯着顶棚某个角落。

我猛然受到惊吓，迅速低下头，把脸朝向窗外。我记起她来了。那是在几年前的酒宴上，有一个高中同学，一个画家，一个慈善家，几个企业老总，总之，真真假假，各色人等，云山雾罩。这女人是其中一个做蓄电池生意的老板的表妹。

那时，女人可不是现在的样子，很漂亮，也很有魅力，身材丰满，黑色羊绒毛衣下散发着淡淡的香甜味，不是香水的味道，而是女人身体的味道。她似乎是个油滑老辣的女人，但又会随时流露出既悲观又单纯的情绪。那晚，她敬了我三杯三十年陈的茅台酒，每一杯都能装下三两。她面带桃花，眼泪汪汪，说不出来的惹人怜爱。

我呢，明知道很危险，可那晚还是喝醉了。我隐约记得和她在一个五星级酒店楼道里拥抱，又开房做了些疯狂的事情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她已经走了。

后来我帮了那个卖蓄电池的老板一个小忙。虽是小忙，但他肯定狠赚了一大笔。大大小小此类勾当，我做过不计其数，不是指男欢女爱，而是违规的那些事情。记得当我第一次把别人送我的一枚住宅钥匙交到妻子手里时，她眼中满是惊喜和感激。而我呢，没有一点罪恶感，我甚至在想，我终于可以好好报答妻子这么多年为我吃过的苦头了。

后来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时，我也就麻木了。当我在后半夜竭尽